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二一一號　社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五月十四日

賀司令員發表嚴正聲明
閻軍須立即撤出佔地
如不停止進攻，我將堅決反擊

（本報訊）對閻錫山繼續調遣軍隊並勾結日偽大舉進攻我晉中平川解放區，軍區司令員賀龍將軍特發表如下聲明：

閻日偽軍於「搶麥」「護食」我清太徐解放區後，繼續由南北兩向增調軍隊，自本月六日起復向我文交解放區大舉進犯。其動用兵力番號，據我方繳獲之文件及已查明證實者計有：閻軍七十一師、四十九師、四十六師、四十四師、三十七師各一部共五個團和完全由偽軍改編之偽八、九、十縱隊及日軍數百人，並附坦克車裝甲車各三輛，已佔我西社鎮、東社、北社、東南社、城子館、胡家堡、常豐、王明寨、北安莊、石侯鎮、橫溝、東西城村、南莊鎮等村鎮二十餘處。此外，汾陽閻軍七十師劉效增部亦連日向我城西解放區猛犯，且在進攻北廓村受挫時，竟對我守軍施放毒瓦斯。閻錫山擴大內戰之決心由是已昭然若揭。

本來自停戰命令後迄今，閻軍從未停止向我解放區各地之進攻、出擾、搶掠，我方則嚴遵停戰命令。對閻方不斷非法調遣軍隊、收編偽軍、留用日軍準備內戰之行為，我方亦曾提出警告並要求太原執行小組和北平執行部予以制止，迄無效果。決心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的閻錫山，以我方此種忍讓為可欺，於是進攻行為變本加厲，愈演愈烈，肆無忌憚。乃至目前更出動坦克施放毒氣，內戰烽火已燃遍晉中平川，若不迅速撲滅，勢將繼續蔓延，使八年來遭受日偽殘酷蹂躪的我邊區人民，在抗戰勝利後的今天，復遭綿綿不絕的內戰砲火之浩劫。我們最後一次的警告山西反動派，我方容忍已至最大限度，如果他們還不臨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並撤出所有佔地，我方為保衛邊區人民之生命財產、土地之安全，保衛他們已得的民主權利並防止內戰繼續擴大起見，定將堅決實行反擊，因此而招致之任何嚴重後果，自當全由閻方負責。

汾陽閻軍續犯受挫後
竟對我守軍施放毒氣
賀司令員電執行部要求嚴懲

（本報訊）據呂梁八日電：七日晨三時汾陽閻軍七十師劉效增部二〇八團、二〇九團附砲兵兩連，再次分途進攻我城西解放區，其進攻北廓村之二〇八團於數次衝鋒未逞後，竟對据守該村陣地之我守軍一個排施放毒瓦斯，我守軍全部中毒，除已死傷者外，另有二十四人在神經錯亂中被俘生死不明。閻軍此種慘無人道的非法暴行，引起我軍民之極度憤恨，該地群眾決心以更大之反擊復此仇，軍區賀司令員於接獲此訊後，當即致電北平執行部，要求對閻方此種滔天罪行嚴予徹查懲辦，否則閻軍將招致我方有力而正義的回擊。

閻錫山收羅漢奸組織特務
我軍民應厲行防奸

（本報訊）在大規模向我進攻中，閻錫山派遣大批特務混入解放區進行破壞。閻錫山將收羅之敵偽特務漢奸及地痞流氓，凡家在解放區者，組成所謂「還鄉復仇團」（即「暗殺團」）、「便衣隊」、「工作團」等）特務組織，有計劃地普遍破壞我群眾運動，捕殺我幹部，搗毀我區村政權。據我最近繳獲之「民族革命同志會大同分會」洪字第六號指示信，閻錫山偽政據我區群眾翻身鬥爭，竟煽動所屬「選用」「殺人不眨眼的革命幹部」來「領導」漢奸特務向我「鬧殺」。閻之大同「三人小組」五月十八日洪字第卅八號代電中，也指令各縣以「地下組織」、「謠言攻勢」、「夜間攻勢」、「武裝小組」、「共黨面目」及暗殺性之夜間活動等方式向我解放區軍民進攻，五月中旬閻錫山將所五各地逃往寧武之漢奸偽人員組成所謂「復仇隊」、「好漢隊」、「游擊隊」等武裝特務組織，化裝便衣，冒充我軍，突然襲擊。五月七日，閻特務埋伏於寨貳莊子上，冒充我偵察隊，將村幹部捕去。十一日襲擊我黃土堰村公所未逞。平魯逃往清水河之偽警漢奸三十餘，已全部被閻錫山組織為「暗殺隊」、「突擊隊」，分成六七小股，在我平魯三區捕殺幹部羣衆。五月十二日夜，該奸特務侵入四石玉峰二十餘人，包圍我趙宗家村，殺死民兵隊長張長生之父，並捕去民兵兩人。此外，閻方之靜樂縣「還鄉復仇團」特務組織並得到官方供給的武器，自二月至四月三個月中，該特務組織曾分散不斷奔襲趙璧、李莊、南杜璧、白湫、弋號堡、溝東、陰底、段生等村莊，我幹部被殺害一十六人，被捕者六人。四月二十日，該特務組織憧將捕去的大嶺窯農救會員秦五潤與贊算委員會主任秦文奇等三人，用鳳刀砍死於靜縣東門外。閻錫山此種罪行，已經引起我解放區軍民的嚴重警惕，厲行防奸自衛。

五分區子弟兵指戰員
自己下窯揹炭
減輕民負改善生活

（新華社五寨十日電）五分區的子弟兵×團和×團的指戰員，為了減輕人民負担，改善部隊生活，均組織起來自己去窯上揹炭，幹部起帶頭作用，戰士們積極響應，收益很大。不僅部隊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同時更加得到羣衆的愛戴。×團特務連一次組織了四十幾個人，在一天內走二十餘里路揹回了三千餘斤炭。為了節省錢，大家都下窯去揹（上面揹每斤四元，下窯可以不要錢）。這次揹得最多的是戰士田佩池，他揹了一百三十五斤。×團大連第一次組織了四十三個人，連長排長首先下窯去揹，有十一個人跟着下去了；第二次組織了四十五個人，就有三分之二下了窯，戰士們說：「幹部去了，我們還怕啥。」郭副連長曾有一次揹了一百二十五斤，共五次揹了一萬三千五百斤，節省羣衆九十頭毛驢工（以每頭馱一百五十斤計算），節約下的錢還可改善生活。（劉建昌、史連）

左雲各界人士
反對閻錫山擴大內戰
學生組織宣傳隊向羣衆宣傳

（新華社五寨十日電）在閻錫山向我瘋狂進攻，日趨嚴重形勢下，五分區左雲等地緊急進行反內戰運動。「五卅」紀念大會上，首長號召全體軍民立即動員起來，反對閻錫山擴大內戰的新陰謀，保衛和平，保衛全分區人民安居樂業。連日來左雲縣商人、工人、農民和中小學教師及地方士紳，紛紛以「反對內戰保衛和平」為中心，舉行各種座談會。新閻坊的農民王永桂說：「狗日的來了，我們起過去打鬼子的火槍去打他。」木匠張成說：「咱不圖打人，人來打咱，咱就非自衛不可。」女教員高彩鳳在揭發特務搗亂後說：「『大炮捍比槍多，太太比馬多』的閻軍，是不增一樣的。」商街十一、四聯家在座談會後，三十九人一齊聯合致函大同執行小組，要求立即停止閻錫山擴大內戰的陰謀。左雲第五中學和完小等三十五個學校三百餘學生，組織一反內戰宣傳隊，以談話訪問等方式向羣衆進行反內戰宣傳。

你們的光榮起義
予好戰分子當頭棒喝
——解放區各界電慰海城起義官兵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國民黨軍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副師長鄭祖志將軍率該師官兵海城起義消息傳至各解放區後，各界人士咸欣然，紛紛致電慰問。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劉伯承司令員、政委鄧小平將軍代表全軍賀稱：「閣下率部光榮起義，予好戰分子一當頭棒喝。」消息傳來，全軍振奮。」新四軍軍長陳毅將軍率全體指戰員致賀稱：「貴師將士深明大義，高舉義旗，拒絕參加屠殺人民的內戰，足見眞理所在，民心所向。當民主浪潮奔騰全球，逆流終必自毀。希加緊為和平民主努力，加强與人民團結，為獨立自由民主與富强的新中國而奮鬥。」山東參議會代表山東三千八百萬人民表示熱烈歡迎，並誓為後盾。總工會等四十個團體電稱：貴師的明智義舉，大大撼折了國內法西斯好戰分子的兇焰，必定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與國民黨軍內廣大被驅迫進行內戰官兵的同情。

晉綏邊區各界聯合會電稱：「你們的舉動是光榮的，你們的決定得到全國人民熱烈的擁護和支援，你們的光榮起義是一個警告，警告反動派驅使國民黨軍隊到東北屠殺人民；國民黨軍隊中有不少富有正義感的官兵；你們的光榮起義又是一個打擊，打擊反動派欺騙自己的官兵為其私人目的而作無謂犧牲的卑劣行為；你們的光榮起義也是一個號召，號召被反動派驅迫進行內戰的國民黨軍官兵和你們一樣站在人民方面來；你們的光榮起義是一個證明，證明了反內戰爭取和平的民主洪流是不可抗拒的。」晉綏邊區婦聯會、工會、文聯、青聯會等亦以高度的熱情和興奮，向一八四師致熱烈慰問。

塔斯社獲可靠消息
閻錫山保存日軍打內戰
國民黨其他部隊內也有同樣情形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塔斯社上海九日電：據可靠方面消息，中國政府軍內有未解除武裝的日軍隊伍，仍由其原來的軍官指揮，並繼續被用於反共內戰。據悉在山西沁縣，駐有未解除武裝日軍四千以上，而駐在太原地區者在萬人以上。安徽省日軍在日寇投降後不久，曾被解除武裝，但其後又重新武裝，編入中國政府軍中。日寇投降前駐山東省及天津地區的日軍，有很大一部份被編入中國國民黨軍隊中。湖北亦有同樣情形。二戰區閻錫山部隊內有大批日軍，有些團中兩個營為中國軍，一個營為日軍，而中國軍內又有日本教官。閻錫山第一軍的每一連隊中有若干日人，並有大批日本軍官在該軍擔任指揮官。日軍官在該軍連以上隊伍擔任指揮官，現已成立中日訓練團。傅作義部隊中有日軍步兵隊伍，部隊中的技術兵員（醫務人員、通信兵、工兵及炮兵）均為日本軍官與士兵，其他戰區也有同樣情形。在太原地區與八路軍作戰死亡之日本官兵，為數在數百人。據悉，有大批日本特務在華北活動，在日寇投降前即已參加中國政府的特務機關，現在仍繼續其特務工作。日本駐華陸海軍的某些人員亦有在中國政府某部門中任職者。

組織剩餘勞力砍木材
寧二區合作社由壞變好
蘆草溝等村今春以來每戶賺布一疋

（寧武訊）二區合作社前因幹部調走，社內沒領導，職員不圖結好吃懶做，賬貨不記賬，賠了六萬元，羣衆反映：「童男女跌到河裏，光剩個架子了！」合作社於是改組選舉周禎祥作經理，他接辦後，一面收回欠賬，一面積極從生產上找尋出路，收油籽榨油，推銷麻油，賺回土布，製造毡帽，初次結算，每股即分紅五百六十五元。經過這樣整理後，他又召開社員代表會虛心徵求意見，接受社員以採銷木材爲主的工作方針，再度擴展業務，將支社改爲木店，粉房、毡房改爲私人經營，合作社幫助投資，這樣來減少社內開支。社員因此踴躍投資，激增股金三百餘股，有許多人拿林木入股，社內又買下林木十二處，並組織變工隊的剩餘勞動力砍山。又投資五萬元，組織新舊傢騾脚六十頭，運銷出口，從入春到現在，蘆草溝、天木溝、石板橋等村砍山的收入，平均每家都賺下一個布，還有莜麵、燒酒，解決了春耕中的困難。合作社又給石板橋、蘆草溝、舊爆三村開荒羣衆貸出種籽十石，秋後除籽二八分紅。幫助寨工買工具，投資一石。從正月至現在，又供給紡婦四百五十斤棉花，兩架機子，四十架紡車，並檢討了過去合作社發棉花收綫子，發綫子收布，婦女們得不到現利的辦法，從新和婦女民主確定分紅辦法，紡織工作也正在開展中。（張玉柱）

與群衆生產脫節人多開支大
臨縣合作社大部沒辦好
領導上要深入檢查具體幫助改進

（臨縣訊）全縣一百二十九個行政村（包括二市），原有一百四十六個區村合作社，由於領導上對這一工作重視不夠，合作社本身上方針、營業、管理及人事上存在好多問題沒能解決，以致倒塌了六十六個。現在存下八十個合作社中，經初步研究整理之後，發現尚存在着以下幾個問題：一、以爲交通恢復洋布進來，土布吃不開，不做紡織工作了。在現有八十個合作社中，只有十九個是關了紡織的。二、把自己關門生產爲合作社的方針單純了解爲只是生產，如曹裕坪合作社實地在合作社內放了幾個稍地的人，回生產爲主的方針並未貫徹。但脫離生產的人員甚多，消費性質的在現在尚有二十九個合作社有脫離生產的人，有三百個幹部中就有一百五十一個脫離生產，有的區合作社吃飯的人就有十幾個，村合作社也有四五個。四、合作社開支多影響到營業，不好，認爲合作社中，有些人安心吃飯不做工作（幹部工作一步不如一步，貪污以及其他浪費），與羣衆關係不好。根據以上情形，縣上最近已建立了指委會（由建設科、抗聯、貿易局等機關組成）及指委會直接領導的區村級小組工作，但對區村的領導還做得不夠，表現在縣上同志到了區村之後，不單純聽到羣衆一點反映即指責批評幹部，不爲羣衆服務，或光聽了合作社幹部的彙報，就以爲合作社搞的不錯，實際上羣衆滿有意見，今後必須深入羣衆和合作社內部去了解情況，發現問題後，應具體幫助解決。其次合作社仍須貫徹以「生產爲主，紡織爲中心」的方針，採用變工合作的形式。幹部待遇上根據此地已有的辦法，以變工分紅制最好，合作社不起火吃飯，工作人員所化的時間折成工數，記工分紅或由羣衆還工來解決。區合作社是津貼分紅制，這種辦法也可採用。至於完全供給和純粹分紅制都有缺點，前者形成過多的無限開支，後者會使羣衆認爲合作社是單純營利，服務不夠，所得分紅不一定能解決家庭中的困難，最後都不宜採用。合作社幹部須要調整，不安心的要很好地教育，今後領導上更要抓緊時間適當的解決問題。（王夫英）

嵐縣關城合作社
由經商轉向生產

（本報訊）嵐縣城合作社原以生產爲主、消費爲副，但因幹部缺乏很好領導，三個脫離生產的職員，又是做買賣出身的小商，純全從營利出發，用於紡織的股金只佔全部資本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用於消費；所賣貨物都是從其他大小商店批發來，貨價較一般市價還高，單純變成商店性質，沒解決了社員的困難。合作社全部資本十一萬餘元，但自去年十二月開辦以來，已開支了八萬多元。領導上發現該社方向錯了，開支太大，與社員羣衆脫節等嚴重現象，便先積極打通幹部與積極份子思想，並經社員醞釀成熟後，於五月二日召開社員大會，大家一致要求轉變爲生產合作社，業務只搞紡織一項，當即選出七位代表一位經理，他們都不脫離生產，合作社不開支，每人分紅利百分之一，經理的身股百分之一。對紡織婦女也都規定獎勵辦法，此次整頓後婦女紡織情緒高漲，原先合作社只有兩架織布機，五十輛紡車也有二十輛停，現在紡車五十輛全勤外，又再新制紡車五十輛，分發給新報名的紡婦，並還準備再買一架織機。全社已有紡婦一百零五名，織婦三名，較過去增加百分之七十，她們都自願結合五人一組，民主推選組長，並按居住區選出五個分隊長，十個小隊長，以便加強領導與推動工作。（戈）

集寧後六佑
蒙民成立合作社
運銷牛馬皮毛出口換回必需品

（新華社集寧六日電）綏蒙區蒙民已開始在經濟上組織起來，巴彥塔拉盟正黃旗（在集寧縣三區）後六佑的蒙民，最近成立他們自己的合作社，社址設在阿順廟（後六佑的事處所在地，商都西五十里）現已有社員八十七名，該社業務係將蒙民牛、馬、羊毛等物與外地交換蒙民必需品。社員均以牛羊入股甚爲踴躍。十三佑的王章盍第一次入了兩條大牛，第二次又入了兩匹馬，阿貴廟的喇嘛也入了三條牛和一匹馬，均於開幕前搶先送到。現在股金共有馬一百四匹、牛二十頭，該社開幕之日，附近數十里蒙民均趕來飲宴，且歌且舞，極盡歡樂。

評　向寧二區合作社學習

今日寧二區合作社的消息，報導一個合作社從垮得只剩個架子的基礎上，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改造，就給羣衆謀了大利，合作社本身也迅速發展起來，當中有好些經驗值得推廣。

第一，它是根據當地特點及工作基礎，把組織羣衆發展生產的方針具體化了，當地有森林，是特產，蘆草溝等村又有基礎，合作社就從此出發進行工作，從森林採伐、和運銷都是組織變工中的剩餘勞動力來進行的，不僅特產找到了銷路，也給剩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因此二區合作社的基礎，不是建立在單純一點股金的基礎上，而是實地站在有組織的羣衆生產基礎上。這樣他就能靈活地根據生產季節剩餘勞動力多少的情況，出品銷售的情況，小，收入多開支少，只會賺錢，不會賠本。從積極組織生產上增加了羣衆收入，合作社也增加了收入，社員也就增加了紅利。

其次是在作風上。「以採銷林木爲主」的方針是羣衆提出來的，但沒有周禎祥同志的虛心，就會把羣衆的好意見埋沒，羣衆也不會信託合作社來執行這個方針，以至於把自己的林木入股。周禎祥同志這種根據羣衆意見給羣衆辦事的作風，就是真正聯系羣衆的民主作風，他們因而合作社能在組織起來的大的勞動力中，領導了羣衆，他們處處爲羣衆打算，因此也能創造出好辦法，如把粉房毡房改爲合作社投資的私營，又替合作社減少了開支，依然保持了那些生產，又能加強當前砍山的領導。

寧二區合作社現在我們了解的還只有這一點，但我們覺得就這一點也值得很多還沒辦好的合作社學習，提高信心，不怕過去那些沒辦好，只要以爲羣衆服務的精神來糾正錯誤，工作態度和工作方針搞對，合作社就一定會辦好。我們也希望寧二區接受過去虛心才能進步的經驗，更加虛心，把合作社辦得更好。

靜樂峯嶺底工人
變工合作自營煤窰
積存基金解決淡月困難

（靜樂訊）靜樂五區赤土溝、峯嶺底、河楊樹底、下游等十七村，自去年解放後，煤窰工人由二百多人增加至七八百人，春耕中除一部份回家種地外，仍有六百餘人，各村工人都合股經營煤窰，窰上有重大事情，都由工會領導開會討論決定。峯嶺底煤窰最初每人每天担煤六担，窰基金一担，交砍手一担，生活煤一担，實得四担，生活初步得到改善，但當時煤價沒有統一規定，各管各的煤，影響煤價一跌落，四担煤只能賣二升半米，一家五口的生活問題仍解決不了。今年全窰百餘煤工集會討論，決定有組織的進行生產，規定煤價，共組十個小組，每組十人，一個砍的，九個担的，選出一個專門賣煤的人，專管賣煤記賬，統一煤價，賣下是各組的，每担煤以一百五十斤算作十分，多担少担，隨產量增減分數，生產量因此比過去提高，每人一天能担八担，除給「砍手」與煤窰基金各一担（煤窰基金主要用於修煤窰、置工具、醫治工人疾病及埋葬死者）外，六担煤能賺二十四斤十二兩小米，煤工們的生活改善了。又因目前正是煤炭淡月時間，銷路不旺，決定將從冬到現在積存下的基金小米十大石貸給煤工，解決生活困難。辦法是以基金存下的糧食買工人的煤，工人仍照常生產，十大石小米共換回煤一千馱，現由工會保管，準備明年再解決困難。（馮鄰卿、馮愛魁）

憑上八路軍流血才能安心生產

興縣魏家灘羣衆
端午節慰勞傷病員

（興縣訊）五區魏家灘羣衆在歡歡喜喜的端午節時，婦英劉毛蟬對婦女們說：「全憑上黃家溝醫院那些少胳膊沒腿的隊伍同志，咱們才能安心生產，應該去慰問才好。」家裏很窮的康鎖梅說：「可憐我再能憑誰，只有憑八路軍了」，她母子二人過節只有九合黃米，還拿出一半來慰勞，紡織工廠的抗屬尹巧兒說她是到工廠才翻身的人，自願慰勞四個粽子。全村都紛紛慰勞，共有雞蛋二百零六顆，糕子一百五十六個，農幣一千一百元，由各救各界代表四十餘人去黃家溝一所慰勞。臨走時，有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拿兩碗酒米，拄上拐杖也趕來參加。由一所總教導員領到病室慰問座談，一個重傷員躺在炕上講到傅軍破壞和平把他打傷的情形，看見羣衆這樣好，就不由得放聲大哭了。慰勞代表安慰他：「你爲咱們痛成這樣，大家總忘記不了，好好休養吧，不要悲傷了。」婦英劉毛蟬親自捧上東西去讓傷病員吃，檢討：「過去對同志們關心的還不夠，希望有不乾淨的衣服被褥，都交來拆洗。」傷病員和教導員都說：「我們的血衣和被褥，你們已拆洗過四百多套了」。慰勞代表臨走時，一個讓敵人打瞎眼的傷員走出來要求婦女代表唱個歌，劉毛蟬又領導大家唱了勞軍歌和勞動英雄上了台等歌子，傷病員說：「這個端午節過得比家裏還熱鬧，可不要忘了羣衆的好意呵。」（王棠棣等七人）

平魯城市
商業恢復繁榮

（平魯訊）平魯縣城八年來在敵僞殘酷的掠奪下，每月經常有二十萬元以上的攤款壓在人民身上，因之城內戶口由八百餘戶減至五百六十餘戶，商號只剩六家（原四十餘家），乞丐二流子到處都是，賭場煙館林立，人民終年以山藥苦菜充飢。去年八月獲得解放後，民主政府曾貸款四百五十萬元，貿易局貸給一萬二千餘萬元，供給需要的小商人，並批發貨物，幫助周轉，商人因此紛紛投資營業，一月間就獲利二萬三千餘元。現有大小商店二十一處，小攤販十處，油房三處，藥舖四家，肉舖五家，麵舖兩家，飯舖三家，鐵爐兩家，木匠三家，鋼匠一家，每到逢集，街上行人擁擠，在民主政府的積極扶植下，平魯城市又繁榮起來了。（樹建）

五寨部份禾苗凍死
發動補種小日月莊稼

（五寨訊）此間月來多風缺雨，晨晚寒冷，旱象已現。城川一帶黑豆、山藥等，因受寒氣侵襲，已有死苗的。城關園地茶蔬、水蘿蔔、胡蘿蔔等本值茂盛之期，因受凍也全部壞了。城關羣衆已開始大量補種，如能抓緊時間，損失將不至太大。據農民說，夏至前尚可種小日月莊稼，如小糜小穀等，山地能種小莜麥、路仁子，現已發動羣衆準備籽種迅速種中。（管巨才）

興五區二次檢查變工
佈置培養夏鋤中骨幹

（興縣訊）五區二次檢查變工，變工組比一個月以前，第一次檢查時已增加過一倍，全區共組織四百二十組，一百一十八村中，只有六個村未組織變工，變牛組中有一部份打亂耕種，西溝、楊家山、葛家里等八村並學習白家溝買保執，進行土地變工合作。但全區變工組中，只有三十七個村組織得較好，十五個村還多是形式，除王家峁、高家崖、斐家川口等村外，大部村莊還未適當調川節省下的工。此次村長會議佈置轉向夏鋤變工時，確定對這些只有形式的變工組，要重新整理，未組織起變工的村子還應繼續發動組織，變工節省下的人牛力，發動開荒、打柴、默炭、準備夏鋤三個月的燒火，各村總結春耕中的骨幹，應經羣衆討論選舉出春耕中的生產模範和積極份子，使成領導夏鋤中的骨幹，並注意在夏鋤中再培養新勞模。勸說羣衆春耕後不賣牛，爬牛軛，發動早鋤，發動多種瓜以防天旱。（王棠棣、張效先、張成義）

平介閻軍強行「兵農合一」
十分之七農戶失去土地
群衆紛紛移來解放區

（新華社汾陽十日電）三月初，閻錫山在平遙、介休城周圍三十餘村，用恐怖手段強制推行「兵農合一」暴政以來，當地百分之七十的農家，因爲不是「國民兵」，土地被沒收，弄得無地耕種。介休南橋頭失去了土地的非「國民兵」，都被迫將自已牲口交與「國民兵」使用，該村地主武候林因此氣瘋了。三道河八十多歲的楊守忠全家十一口人，因均不在「國民兵」年齡以內，一百多畝土地全被沒收，氣憤而死，全家婦孺無法生活。[illegible]莊等村有六個羣衆，因說「兵農合一不好」，遭受到槍殺，「解救團」並向村羣衆威脅說：「爲推行兵農合一，要在介休殺幾十個人頭給你們看看！」平遙縣之南三狼、梁周村、北三狼三村，被捆走四十三個「常備兵」，家中落得人地兩空。五月廿一日晨三村人民代表一百三十一人到我平介民主政府控訴閻錫山的罪行，要求我軍前往解救他們。南三狼一帶七個莊三百五十餘「國民兵」，因「打一斗要二斗」，紛紛移住解放區。閻軍曹村、義安、三道河、橋頭等據點附近上百頃土地，已全荒蕪。三月以來，先後在平介兩縣被捆走的四百餘「常備兵」，因不願爲閻作內戰砲灰，也大部逃來解放區或返回家中。（馬明）

（新華社汾陽十日電）侵佔我清徐地區的閻頑，到處建立「[illegible]榮」，並藉「領聚寶盆」（指分地而言）之名召開大會捕捉壯丁，僅徐溝王達村即以召開大會方法，一次即捕去五十多人。趙家村、董家營、大棠（均徐溝）在『兵農合一』暴政下，土地歸了公，羣衆望着自已的麥禾而痛哭，去年的高粱稈至今還在地裏。羣衆把種秋田的裝倒在溝裏，誰也不想再動彈了。在『肅清奸匪與僞裝份子』的血腥口號下，閻軍正普遍實行着「自白政策」。（宏森、侯建）

美民主遠東委員會函杜魯門稱
在獨裁統治未取消前
反對對華任何貸款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對貸款五億元與中國事，於上月中旬曾致函杜魯門總統，認爲如於此時貸款，將成爲促成內戰的借款。其原文要點如下：「總統曾於十二月十五日關於美對華政策的聲明中，曾謂美國祇在國民政府趨向和平與團結的情況下，方予以援助修築借款，僅在目標爲使全中國經濟健全發展及中美貿易興盛這一合理的條件下，才予貸付。總統所給此等條件，並不存在於今日之中國，設想國民黨統治階層會歡迎擴大政府的基礎，那末未免過於天眞，過去幾星期來，已有不少事件，足以說明國民黨右翼將不擇手段以維持一己私利，抵制政協決議。蔣介石將軍本人長期失信毀約，對於聯合政府的泛泛討論，蔣介石可以在原則上予以同意，但一到要和其他黨派代表一起做到協議的具體實行，並建立新政府時，蔣即立刻自食其言，如沒有美國貸款援助中國財政的鼓勵，蔣介石將不至如此輕易改變他的態度。

由於這種情形，我們懇請你除非建立一眞正民主的聯合政府，不要貸款給中國。中國人民歡迎復興國家的貸款，但同時也深知在現在獨裁統治未取消前允許任何貸款，每一分錢都將在財政上支援內戰的陰謀。在人民心目中，無疑的民主力量將獲最後勝利。

中國的內戰已使我們在遠東損失了不少威望，如美國成爲內戰之工具，對中國人民對美之友誼將爲憎恨所代替。本委員會相信能代表極大多數的中美人民，敦請閣下採取這一切行動。因此請閣下明確的重述並立即實行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除非有各黨派和平協議完成民主的改組政府，將不能貸款給中國。」此信由該會理事長（H）、（A）弗案撤爾簽名。

綏遠國特猖獗
潛入我區放毒暗殺

（新華社集寧十日電）此間國特活動愈益猖獗。本月十五日，我龍勝縣（卓資山）稅務局人員飯後全部中毒，全身酸軟，臉色青黃，昏迷不醒，經急救後無死亡。放毒兇犯已遭逮捕，現正審訊中。十四日夜，我某部連長與一通訊員因公外出，在卓資山南三里之蘇木遭國特特務暗殺。綏遠國民黨現正積極佈置一個大規模的暗殺放毒、破壞的特務活動，歸綏已有軍事偵探二十名，化裝乞丐及小商人，每人身發金二千元，潛入我龍勝縣鐵路兩側專門刺探軍情。本月十八日，復由陶林軍統局系統之特務機關派出便衣特務百餘，混入我腹心地區，進行瓦解我部隊及放毒、破壞交通、暗殺等工作；其中一部係一向仇視解放區之漢奸、惡霸、敵特份子，假借「復員還鄉」爲名，企圖潛入我區進行破壞活動。

政協民盟等三方面代表建議
在十五天休戰期間
亦應解決政治問題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美聯社南京訊：政協會議民主同盟，青年黨及無黨派三方面代表於六月六日向馬歇爾提出建議，即十五天休戰期間，不僅應解決軍事問題，而且亦應解決政治問題。民主同盟發言人羅隆基稱：三項建議係在六日三方面的代表之會議中提出的。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中央社訊：周恩來九日下午六時十分由延安飛抵南京。

蔣介石發表暫時休戰命令後
東北蔣軍迄未停攻

（新華社吉遼前線八日急電）（遲到）在蔣介石發表東北停戰十五天之命令後，東北國民黨新六軍之第十四師於侵佔我永吉後，七日下午仍以猛烈火力向永吉東百餘里之蛟河方面民主聯軍進攻。

同蒲沿綫城鎮閻軍
厲行恐怖統治
抓丁修築工事

（本報訊）同蒲閻軍正加緊訓練壯丁與構築工事。大同城關男女居民皆集中軍訓三個月，並編爲壯年、兒童、老年、婦女四個隊，小腳女人亦無例外。訓練時間實行嚴格特務統治，受訓者隔日便向隊長「報告」一次，商店學徒報告掌櫃，兒媳報告丈夫和公婆，接近什麼人說什麼話，如不「報告」即受「制裁」（自殺處分），閻軍並不時清查戶口，有時三更半夜從房頂跳下來，以「窩藏奸匪」治罪者，日有數起。平遙則一普「訓」商民，施以「反共剿共」教育。上月已訓完六百人，發給武器編隊，擔任守城，以便抽出正規軍進攻解放區。寧武閻軍於五月二十九以「看城」爲名，强迫城關人民進城參加「內戰動員會」，城防指揮官李仁擧，在會上大肆叫囂「那裏有八路軍，我們就打到那裏去。」並瘋狂抓丁，大肆建築工事，致使[illegible]

[illegible]需之差務。駐懷仁一帶之三十八師三團一營及機槍連[illegible]

同蒲北段閻軍出擾
我軍自衛予以打擊

（新華社集寧七日電）同蒲北段閻軍連日向我進犯。上月三十日上午十時，駐大同西南之平旺、同家樂營等地閻日軍，分五路出犯我東沙咀、列窰咀頭、榮花屯、南辛莊、白土窰等地，其主力閻軍三十八師一團一營三百餘配合日軍數十名，攜砲三門、輕重機槍二挺，由同家樂出動，進佔辛村（口泉西北十八里），我軍被迫自衛，激戰二小時，擊傷閻日軍連長以下十五名。二十六日，佔居閻軍三百餘，至賈家窰、上下神泉、甘莊子一帶大肆搶掠。同日上午，駐四老老閻軍三四百餘，又向雁崖進犯，我軍奮起自衛，將其擊退。

簡訊

（新華社淮陰九日電）國民黨當局收買流氓，以「難民還鄉隊」名義，進攻蘇北解放區。據滬大公報鎭江三日電：該項「還鄉隊」以「回家收麥」爲口號，在徐（州）海（州）一帶約有千餘人，從國民黨當局手中領得槍支，現已開始進犯海州新浦西南。

[illegible]反共調。（張貴珍）

反抗國民黨暴政
蘇南皖南農民爆發鬥爭
抗租抗徵反奸清算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因不堪國民黨反動派勾結敵僞殘餘勢力重重壓榨，蘇南皖南「收復區」廣大農民激起進行抗租抗徵反奸清算鬥爭，僅根據上海幾家官方報紙所透露的極不完全材料，這種鬥爭普遍於常熟、無錫、吳興、蕪湖、繁昌、南陵等地，參加鬥爭的人數有僅僅一個村就多至兩千人以上者，常熟四鄉的農民抗租運動堅持了數月之久。當局爲進行內戰，會以重糧軍糧加於常熟人民，其中應由所謂「業主」擔繳的即達七千餘石之多，但大業主將此種負擔完全嫁於農民，先後成立追租處和佃租委員會，瘋狂的下鄉向農民追租。還在一月下旬，常熟東鄉一區的飽成鄉、錢倉鄉及東門外等處，即因此爆發羣衆的抗租鬥爭，以手榴彈抗擊催租者。四月，常熟「田業改進會」爲進一步鎭壓農民，竟在「四鄉抗租之風甚烈，田租一落千丈，業主無款交糧（指軍糧）」的借口下，公開宣佈所有七千餘石軍糧「由縣直接向佃農征購」，並派保安隊前往追征，這就更激起農民的憤怒，常熟東鄉一區的農民就在四月二十一日爆發了兩千餘名農民反抗這種武裝征糧的鬥爭。據官方稱：先是佃租委員駐該村的分處「宣傳」繳租，農民紛起反抗，保安隊竟將農民八人逮捕。這一天，農民聚集二千餘人，分隊包圍，要求釋放被捕農民，保安隊開槍示威，致農民一人受傷。無錫洛社區新合鄉鄉長徐鴻奎原爲僞鄉長，勝利後，仍充任「勝利鄉長」，替國民黨强徵軍糧，令每保繳解至十七石，超出全區應繳額幾達一倍，農民拒不繳納，該鄉長竟請求洛社警察所派遣武裝警士十五名前往鎭壓，警察到鄉後，首先向每保勒交供應費白米三斗、棉被兩件，各保不及應付，警察開槍示威，以刺刀猛刺各戶大門，毆打甲長，並逮捕農民張阿狗張阿毛二人，誣爲「抗糧毆警兇犯」，解送縣府訊辦，全鄉農民乃於四月一日集合六百餘人，到城向縣請願。蘇州附近的吳江農民也自動起來進行反奸清算鬥爭，鬥爭大貫鄉惡霸于稽生，于歷任僞鄉公所事務員，藉勢歛錢，農民啣恨，近復不自歛跡，致起公憤，於四月十三日羣衆集合百餘人，將其毆斃，拋屍河中。與此相呼應，於十三、十四兩日，長橋、東天木橋、吳樓、八斜、壓下等六鄉羣衆亦紛起向奸僞復仇，拆毀奸僞房屋及鄉公所，沒收奸僞財産，並擊傷漢奸二人。國民黨當局派自衛隊保護漢奸，在八斗鄉、壓下鄉慘殺鄉民二人。此外，皖南各縣鄉民亦自動爆發反奸清算鬥爭。

上海中外人士
猛烈反對「警管區制」

（新華社延安電）國民黨法西斯派堅持「警管區制」，上海中外人士不斷抨擊。字林西報上月十一日社論稱：「歷來法律之摧殘人民自由，實無踰於斯者」，並謂日本比之猶有遜色。聯合晚報十日社評稱：在元人統治中國之時，曾以類似方法實行，終以此而遭顛覆。次日又發表「何能賊民如仇」之社論，痛斥國民黨當局之剝奪人民居住自由。十三日時代日報發表一讀者以「懸崖勒馬尚未遲」爲題一文中稱：「人民已燃起怒火，一旦爆發，恐怕紙糊的專制大廈經不起燃燒吧?!」英文密勒氏報指出滬市常出擾案，市政府委之於無錢蓄警，卻用巨款僱用警察管制人民。上海名流亦猛烈反對。馬敍倫氏於十日在文匯報上著文稱：當局實行此種制度之原因，在於上海中外雜處，耳目不便採用南通慘案等手段，而用這一「妙計」來管制民主份子。並指出在世界澎湃的民主潮流下，這等於螳臂擋車，結果是自掘墳墓。滬市參議員國民黨員王仲良則主張以行動對行動，可斷然拒絕警察「訪問」。聯合晚報五日十一日載金融界前輩俞寶澄氏說：「警察訪問民間，不如說騷擾民間」，並主張一致拒絕「訪問」，要坐牢全市老百姓都決坐牢。該報又載另一金融界巨子秦潤卿氏說：「妨害老百姓居住自由，這是不民主的現象」。[illegible]

（新華社延安[illegible]）警備司令丁治磐[illegible]警察以打破[illegible]青島公言報[illegible]

國民黨統治區剪影

湖南災民人吃人

湖南的災荒已經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零陵一個縣有十六萬飢民，四月份一月餓死一千七百七十八人，飢民們成羣結隊「吃排家飯」，縣北郭站有飢民偷吃死屍，鬧成流血慘案。永興縣一個廟裏的和尚周義成（俗名），殺得吃同寺和尚的肉，看見的人滿不在乎。湘西的災民有一千三百萬，有三百萬人已經餓得要死，鄉民沒吃的東西，只好吃竹蘖，樹根，苦蕨頭。城市裏的情形也一樣糟。南京上海五月底的米價是每石七萬，人民把這種價飛騰所引起的危機，叫做「白色恐怖」，並且說這是國府還都，政府「改組」後的直接反應，和當時自鳴得意東北佈置內戰也大有關係。

上海已成「娼妓都市」　廣東賣淫市價不夠抽一支烟

國民黨統治區的貧苦婦女，沒法生活，沒辦法只好當妓女，上海警察局長宣鐵吾就自認上海娼妓有十多種名目，有賣淫婦女十萬之多。（四月十二日上海辛報）也就是說，平均每四十個上海人中（連男的在內），就有一個女人賣淫，許多上海報都說：上海已經成了著名的「娼妓都市」。漢口每十個婦女有一個被迫當了妓女。廣東賣淫的市價只值二百元，還不夠抽一支名貴紙烟。衡陽三十萬人口，半數女同胞當中，有一萬在過着妓女的生活，她們出賣皮肉賺下的錢，政府還每月要「收」五千到八千元的「捐」，三青團還要「講訓」她們。北平也是一樣，五月份到妓女檢治所看病的就有五千四百多人，裏面有三千八百五十多人就害着花柳病。重慶商務日報一篇文章掩飾地說：「老爺們！這就是你們統治下的人民的生活！」

「中美特訓班」黑暗底地獄

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在福建建甌東北的東蓋村辦了一個中國「人材」加上美國技術的特務訓練班，由美國教師七人，專門「傳授」近代化的特務技術。全班分三個大隊：一個叫政治工作隊，訓練政治特務，分發東南戰區軍民機關，深入下層機構，名爲指導員助理員，專門「建立核心組織」，監督工作人員的言行，「檢舉思想不純份子」，「防範異黨活動」，並且準備操縱把持國大選舉。一個叫特工隊，當憲兵特務情報人員，控制交通，限制人民行動自由，從旅店飯館的來往人員中，發現「可疑份子」；「忠於黨國」的「同志」，則分到解放區進行內線活動，接觸潛伏，竊取情報。一個叫軍事技術隊，訓練出武裝特務，拿上美國新式武器，向解放區進攻。許多青年失足進了該班，第一是換號，一天兩餐吃不飽。第二是「勞動服務」，替隊長作無償勞動，讓隊長說「建築費」裝腰包。第三是開學宣誓「服從領袖，消滅奸黨，保守秘密，違者處死」。兩人不准交談，一人不准行動，五相監督，五相檢舉，認爲「不可靠份子」，就用「分調工作」的名義調走暗害。這眞是陰森森的地獄，多少青年把自己的靈魂活埋在這個罪惡的深淵裏！

「編餘」之舊東北軍軍官拿着委任狀乞食街頭

元月初國民黨武漢行營停止「登記」編餘軍官，大批失業軍官流落街頭，舊東北軍五十三軍一個少校軍官黃某，在中山路把他歷任過連排長等職的委任狀列在街頭，向過路人要飯吃，見者動容。

首都的法官要求增薪罷工

南京最高法院法官六月一日實行罷工，要求增薪一千倍，每月增加津貼十萬元。蘇州法院檢察官、警局也舉行罷工，蘇州縣府職員亦罷工。上海英商電車工人五月二十八日總罷工，上海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職員提出總辭職，上海江海關職工也全體罷工，上海五千清道夫五月十八日罷工後，十九日每人拿着一把掃帚舉行大遊行。

美國人對中國人的「估價」　一個人命不如一頭驢子！

天津美軍當局規定中國人因美軍肇禍致死的一律賠償十萬元，驢子致死的賠償三萬五千元，一個中國人的價！一個人命，不如一頭驢子，眞是豈有此理。這就是美國人對中國人的「估價」。



法西斯是所有國民黨和士兵的敵人

葉石

讀了潘朔端將軍和一八四師全體官兵海城起義的通電，不由得使人無限同情！這是正義的呼聲，這是有血有淚的控訴書！法西斯好戰份子卑劣的用了欺騙和逼迫的慘酷手段，驅使千百萬生靈去爲幾個人送死！萬惡的法西斯要有良心有正氣的將軍們和士兵們喪失人性，變成野獸、兇手、罪犯；變成簡單的殺人機器，獨人之父，寡人之妻，斷人手足，而成爲死有餘辜的千秋萬世歷史上被人唾罵的罪人！因此，法西斯不只是中國和平人民的敵人，而且是所有國民黨內一切有正氣有良心的將官和廣大士兵的敵人。

本來，抗戰勝利，和平實現，飽受八年風霜刀槍之苦的戰士們該復員了，久別的父母妻子該團聚了，八年戰爭帶來的消耗與破壞該恢復了，龐大的兵力該轉爲生產力了，消滅日本法西斯留下的痕跡，建設幸福美滿的家國，享受和平，享受民主，改善生活，建設新的中國。本來，大家應該幹這些事情；可是法西斯要這些榮譽的軍人們幹什麼呢？是繼續背井離鄉，繼續拋妻別子，繼續破壞，繼續殘殺，「前程萬里，去與死亡搏鬥」，（劉子立明語）「炮火所及，廬舍爲墟，人民流離失所，而國軍之徵派催索仍急如星火！」（海城通電）大批善良的士兵受了卑劣的創傷，臂折腿殘，以至毫無所謂的死去，這是天大的恥辱！這是天大的仇恨！

海城反內戰通電，正典型的代表了這一情緒與仇恨，它充分的反映出國民黨軍隊中正在普遍深刻滋長着的反抗！這也就是和平民主的偉大普遍力量之一種，這力量正一天天的凝固，一天天在成熟；當法西斯撕毀最後一付僞善的面具而非法查封了北平新華分社、解放三日刊等七十七家報刊，正在自鳴得意，以爲這一下可把人民的耳目口鼻塞起來，又以放手大打內戰的[illegible]將軍之後，潘朔端將軍又高舉起反內戰的旗幟了！這就是狠狠的打了法西斯好戰份子一巴掌，而且打得最響亮的，使全世界都聽得亮亮的！

爲了和平民主，爲了軍人的榮譽、身體與自我解放，一切國民黨內不願打內戰的將官們和士兵們！起來與吃人的法西斯好戰份子搏鬥吧！如果他們堅持內戰獨裁的罪惡，那就多來幾十個幾百個巴掌，一直把他們打到十八層！擁護首舉義旗反對內戰的高樹勳將軍！擁護繼舉義旗反對內戰的潘朔端將軍！擁護一切光榮起義反對內戰的士兵弟兄們！

嚴懲閻錫山滔天罪行

多少時來，山西的反動派、戰犯閻錫山好戰心狂，無法無天，向我邊區軍民施行了多少非法的暴行，「蠶食」破壞，搶地掠貨，捕人殺人，無所不爲。現在，在我軍民殷正堅強的自衛打擊之前，這些卑鄙的匪徒，竟然不惜使用其最野蠻的法西斯手段，向我英勇守軍施放毒氣了。對於這一滔天的罪行，我們每一個人都激起無限的憤怒。我們堅決要求北平執行部徹底調查懲辦這一罪行。我們警告那些殺人的匪徒，你們非法的暴行，逃不脫邊區軍民正義的回擊。血債必須血來還，邊區軍民誓爲保衛我們的生命財產堅決自衛，誓爲死難的人民和戰士復仇。（殷殷）

在退伍同志開的飯館裡

侯唯勳

「同志：有莜麵，白麵……就是不吃飯，坐在裏面休息，喝水……」坐在門檻上的婦人立起了，說得這麼親熱、客氣。

我們這有幾個退伍的，我也正要進去吃飯嘞。飯館的房間是簡陋的，陳設也很簡單。兩位河北口音的主人，笑的很和氣，招待也很殷勤。

要了兩碗肉絲麵，吃着和主人拉談：他們曾參加過我們隊伍抗戰，因殘廢退伍了，爲減輕人民負擔，縣給優待開飯館。

他坐在我對面抽烟，指給我看，這房是政府給我的，在敵人燒過以後修補的。

「你吃吧：再來幾個油餅，向別人賣五十，只收你四十元，你是我們窩同志，應該歡迎這樣來的客人。我們比別人窮的嘛，政府不要我們出負擔。那個女人是我的。嘿嘿，政府幫助我們安家嘞，現在，我正建立革命家務，要做羣衆的模範……」

他笑的怪甜蜜，瞇眼一睡嘻嘻。

他們送我出店門，再三囑咐我出去汗治好感冒，我就多吃了[illegible]已好了。他拍拍我底肩膀說：「大好河山歸民主了……同志！晚上再來挙。」

四、一九，白文。

王家山一日（農村記事）

尹恆德

我們到達王家山（興縣五區）的時候，已經是上午的十點多鐘了。進村，走着，瞭望着，想找到人問一下村主任的住所，而見到的卻只是清潔、安靜、無人的街道，和每個窰洞中的黑色濃烟；東面有緊急不間的機梭聲，除了每個院裏嚮嚮的紡車聲而外，再就只有我們的交談了。

一個淡淡灰色軍衣的八路軍，高大的個子，紅胖的臉，繞着彈子，露出小圈，担了一桶金黃色的小米湯，突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幸喜極了！「同志，村主任在那大住處？」我們高興的發問。他向下面的一個院子裏指了一下，「這就是。」像有什麼要事似的，轉身從村東的背後過去了，原來今天的太陽很熱，他是給地裏生產的同志們送湯水的。

進門，我們還沒來得及說話，裏面就傳出聲音來：「來吧！咱在這個窰裏。」一個三十餘歲的女人，停止了紡綫，迎我們讓在家裏，取出烟袋，點着火，盛了碗稀飯說：「你們喝了吧，快喝。」從來沒見面的她，就和自己的姑娘一樣的親熱。她是村主任的婆姨，同村裏的人們，都上地鋤草和棉花去了，我們在吸烟，談着，等着村主任回來。忽然門來了個十幾歲的小孩，笑着說：「走吧，上我給你們拿背包。」原來主任的老婆給我們安排了住處，吃過飯後，就到村裏的前面跑，給我們提了大門，很快抓住了狗眼，主家的老太太忙着給我們解釋：「家不好……叫你們笑話……。」很謙虛的說着。本來她早已把家打掃的一乾二淨了，黃米撈飯，豆麵湯，是他們的經常生活，今天爲了我們，卻又增加了一盤山藥蛋豆腐菜，食之更覺香美。老太太對我們說：「這幾年我們可活出來了，不愁吃，不愁穿，過去那幾年想給你們吃一頓飯也窮的吃不起，一年打的交下租來還不夠冬糧，穿一個布[illegible]，孩兒咪娃一年到頭赤肚子跑，現在村裏有二架快機織布，自己紡上綫，織成布，穿的都新新地了。」她一邊說，一邊厚意的囑咐着我們：「吃好……吃好……可是吃咧……。」她老是怕我們不好意思的。

太陽漸漸的向西面去，淡灰的暮色籠罩了大地，下地的人們一回來了，三個、五個、六七個，一羣一羣的，趕着牛，嗚笑着，從村上[illegible]下村，當村的每個院子裏推去的[illegible]，隊伍上的開飯時間，青年人的小調聲，牛叫聲，要的動聽了全村。空氣由安適、靜靜，變得緊張熱鬧起來，村東的場上，老漢、青年、八路軍，坐成一個圈，談論着和平生活：「和平了，[illegible]年敵人可搶不上咱了。」當一個年青的[illegible]說國民黨反動派全副[illegible]向我們[illegible]進攻時；一個六十餘歲的老漢激憤的說：「氣[illegible]狗日的[illegible]和咱老百姓看了仇了！」「不怕，他們狗日的吃不開，有咱八路軍和民兵在前面頂着咧，要不了咱一個地，也要炸的他狗日的死盡。」由此青年緊張而有力的回答着，可見我解放區羣衆的覺悟，和保衛和平的認識、勇氣，和足夠的信心。

一個中年民兵對我說：「這幾年咱村裏生產可起勁咧，全村三十來戶人家，都是有吃有穿，過去在敵偽時，老百姓窮的十家有九家不夠吃。」

問起原因：一個老漢發出了一口氣說：「唉……過去咱村裏只牛租、地租、銀債、粟債、完糧，就要出六十多石，叫老百姓怎能活法咧！自新政府建立起來，減租、減息，窮人都有了土地，今年全村種三十多垧棉花，有一架快機，至少也一年出二百疋布，每疋布換四斗米，就能收入八十大石穀米，除出三十多石公糧外，其餘全歸咱生產的，是老百姓的，[illegible]不是咱的[illegible]，[illegible]名生產，是老百姓自身發財嗎，今年下來還要再買一架快機，你看咱村裏見大小[illegible]有[illegible]，人吃的好了，穿的新的，衣[illegible]的，[illegible]身了，還有吃的[illegible]，他們[illegible]」[illegible]勃，他們有些人正在向我們[illegible]，[illegible]他們的生產生活[illegible]時[illegible]，一[illegible]會了」的吼聲，一對一對的吸引到村主任窰，[illegible]明天的變工去了。

五月十四日